

湧

明

幢

朱國禎著

小

品

品

第七冊

進步書
局校印

鄭
氏
藏
書
印
PDG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目錄

羅先生 三則

唐先生 六則

吳先生

沈先生 五則

許先生 六則

錢先生 四則

李沈二先生 六則

丁吳二先生

彭澤艤舟記

斷維

槎捧

往役

篤行

高行

辭錢

引髮

不食官米

酌水

真我

儒宗可兒

占地

散家財

陳湖道士 二則

道化惡人

忤子心動

竹軒

償金

全税金

致寓物

免禍二則

與傘

報謝

醬楊

步皇城

清計簿

處士

山遊

截頭尾

酒禁

頭腦酒二則

醉龍虎

清歡

醉後詩文

趣擊賊

新掛教範

繪圖私諡

酒趣

大噓

八崖

酒喻

挾洽

飲會

貴人持齋

心口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明 湖上朱國禎輯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為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女稍有可資。達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為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其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醵金以為之壽。至乞言於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為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於今。至於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為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為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為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為樂。平日不敢自為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為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

校者。專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概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迹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為知州。過一菴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循。字遵善。號□□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為知州。

遵善公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扇。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始訪得之。比入座。唐故戲探其囊。出扇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扇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許語也。唐歸。怒曰。君失扇不取。何也。曰。吾失扇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為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

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已為鬼物所侵。返視戶。尸固局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船。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偃偻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鋪。家人取路傍碎磚。鋪人出噪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眾為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舟。舟牽至其尾蓬。僕怒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岡東沒後。貧甚。有贖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為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於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生之過人遠矣。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闕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

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樓樓伐樹削迹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諱之。稱天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鋪販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官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於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鏖。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為文恭易。為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目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

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世廟實以邊倣懷怒。托此為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於朝。何者。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甯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江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甯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

乃齋米一石布二匹。遣贈吳生為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為是者。徒心營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白。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鏤心鉛。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粘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為農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誤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為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相慎也。偏責公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甯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懔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苫枕塊。擗踊號哭。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為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為不可高翼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張太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尚寶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緯一人把楫遇農船緯墨不能去自頂席靡揭之適與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籍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翁既宿儒試多居首獨阮於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為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勤學者晚而不遇每生此病蓋胸書卷物而不化也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閱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比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

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即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為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且仆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為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即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況實有而闢之。聞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沈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臣子之於君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余往時自翰林出為郡守。且戍馬之鄉。而心中畧無不自在處。此處頗覺勝人。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為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徨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既至。親下隄扶掖。懼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譁。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為。語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戾閭。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旁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恩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慨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_{改亭曰}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留為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獎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濶之誚。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唐張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誰

為至者。此言出於人臣為干進用人者於此細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於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郎罷歸。蓋同官某構於大司馬楊虞坡。楊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於農事。至親操畚鍤。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負口。時名三試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住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一年乃沒。士完即吾友繼修。今為山東制府。鎮密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女歸焉。生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女童杜氏遞茶。歸謂茅曰。杜女脣紅。生子必貴。遂請于陸納之。果育繼修。茅愛而乳之。愈於所生。為聘沈巽洲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壻。女亦賢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貧。繼修極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真賢婦人。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隻眼。得子得壻。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生誌之最詳。末云。論學確為孔門嫡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疎。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概以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當受餼。同試生邵鈇以廩居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優。宜餼如故。林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為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見。余即隨往。言次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譙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樸。好負手獨行。而於風致亦不減沈。嘗遙指私謂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麟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妓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譁愈喜。竟席極懽。此一段景象。令

人追思何能已已。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曉行。將至東門。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亦不為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人奉王命擒去捶之。納於鷁首中。孝廉二人怒目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自讓其僕。不以為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昆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狠。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利方為圓。斂噪而默。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尚書。尚書甯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論猶未之及。母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泥於同而未稽於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淦縣令。蕭公廩方為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即見。先生曰。枉史至縣界。則令為主。公為客。今來謁。則公為主。我為客。不得遲遲。蕭頗溫曰。偏只知縣多口。既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遇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即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為泫然久之。所云仁心為質者。於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獨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於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孝廉假借。

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贍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緣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樸，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每滄於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遇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為張江陵，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為主考蒲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改揚州。孤子行一意，衆嫉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相知，歲必一往。餽食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再拜慟哭，棄其米棉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吳邑邑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謂其子緩山曰：「平誣非妄言者。」其冬吳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垂涕曰：「非公，誰為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傳，或庭